



鐵花仙史

第二十六回

三祖仙法潤玉芙蓉

詞曰權停鶴鹿重整花如玉不是一番紅

與綠怎顯春光滿目佳人才子團圓

功成名就榮旋酒醉詩吟卽席世間至

樂如仙

右調清平樂

鐵花仙史第二十六回

昭和十年一月三日購求

且說儒珍與秋遴將掌中雷訣一齊放手。霎時雷聲大震，閃電交加。雖將花妖擊走，兩位解元却也驚倒。嚇得秋遴家中大小一齊湧入房來。問道：「這般青天白日，緣何忽發雷霆？」秋遴與儒珍定了一定神，方才說出拿妖之故。都各吐舌搖頭。秋遴因分付廚房治酒壓驚，兩箇飲了數盃。秋遴道：「可惜方才慌了手脚，致被他逃去，不曾曉得果係何物為妖。」

能作怪。若此儒珍道：「吾兄吉人天相，故紫兄遠寄靈符，殄滅此怪。常言捉賊不如趕賊，要曉得他怎麼。」秋遴道：「蒙紫兄之情，仗吾兄之力，雖幸擊走，恐後復來，則為禍不小。奈何？」儒珍道：「些子小妖，經這一番雷火，恐未必不仍然是死。卽或逃遁何方，亦已心胆並裂。豈敢再來作孽。况又有紫兄可倚，吾兄請自放心。但日間小弟所言妻父處瑤枝，難道還是假。」

的。不成。如今想已識得古董了。尊意還是如何。秋遴笑道。再不想這怪物。也能作詩作文。若非吾兄明見。小弟終遭荼毒。其令岳翁所諭。小弟又有求吉之心。因被怪物打譚。以致阻我天氣已晴。初志未移。豈敢有違令不意。望吾兄大力玉成。感荷良切。儒珍道。容見允容。走白妻父。諧此良姻。天色已晚。告辭返舍。秋遴笑道。吾兄宴爾新

婚本不當相留。奈弟今宵實係寂寞。欲屈同榻。何如。儒珍見說。只得笑而復留。兩箇飲至更餘。方才乘醉而寢。次早儒珍辭歸。卽來公館中見誠齋。正欲說起秋遴之事。忽報墨老爺拜誠齋。接過名帖。一看。見是單純來。意欲回他。不見儒珍。道爲秋遴之事。小婿正要見他。誠齋便分付請人來。原來單純來。因遇紫宸之事。知道誠齋在省。故特來報喜。不期又

遇着儒珍都相見。坐定先是畢純來道。違別台臺。屈指三載。每懷培植之恩。無日不神馳左右。昨在家表兄李福州任所。盤桓了這年餘。故未能親近。前日返舍。方知台臺榮擢嘉興大郡。不勝欣慶。治晚今日一來恭賀。陸祺二來治晚回浙時。天台道上。忽遇令侄紫兄道家裝束。寄一錦囊與令坦儒兄。及陳秋遊兄同啟。又寄語台臺。毋爲憶念。年餘之間。當有會期。因跨鶴而去。治晚於時狂喜。私計何幸遇仙。昨旣交割錦囊。今特專誠走報誠齋。見說亦覺駭異。因笑道。蒙兄傳信。足感盛情。這般看來。舍侄果謬成仙。但何忍竟無隻字慰我。反有錦囊之寄。與秋遊及小婿。不知錦囊之中。所云何事。賢婿定已閱過。儒珍道。一椿奇絕之事。幸得此錦囊。否則陳秋兄定喪命於怪物之手矣。誠齋與畢純來忙問何故。

儒珍因將秋遊在揚遇妖逃歸并昨日爭論
真假未決恰值接到錦囊內有符咒併詩依
法擊走花妖的事細細述了一遍誠齋與畢
純來大駭道天地間原有這般異事但不知
是何妖物以致千里遙知寄書除滅也儒珍
道據紫兒詩意并秋遊揣度起來依稀是玉
芙蓉之妖但昨日秋兄與小婿一時心驚胆
戰惟見一道金光自牕中飛出實不曾看得

明白不知果是花妖否也誠齋道不錯的揚
州署內果有白色芙蓉自秋遊夜遁之後其
花忽枯原來有此怪事若非畢兄攜書而來
怎得明了如今妖孽既除瑤姨姻事還是何
如儒珍道如事之說業已允諾但小婿忝在
門下執柯未便耳誠齋道既是如此卽煩畢
兄俗言用書作伐豈不妙哉畢純來見說深深一恭道
藻鑑精明既得雀屏之選何須更倩斧柯但

業蒙見委。當効贊襄。來日容往訂盟。誠齋大喜致謝。畢純來便別了。誠齋翁婿一路回家。次日到秋濛那邊。說知來意。秋濛不勝欣喜。道：「蒙老先辱爲執柯作合之功。決不敢忘。今日畢純來笑道：「吾兄郎才女貌。天付奇緣。不佞聊爲二姓傳言。何功之有。今者種玉之緣已就。納采之禮未成。似宜早卜良辰。先行求吉。其花燭之期。再容徐擇耳。」秋濛連聲領教。

當下秋濛因會試伊邇。忙擇日打點行聘。大婚之期亦卽擇定。在次年會場之後。正是

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搗盡見雲英。

藍橋自是神仙宅。何必紛紛上玉京。

再說儒珍見秋濛。姻事已定。心中喜慰。亦因會試期迫。與秋濛約定在蘇州相會。一同上京。自己却先幾日同馨如前往嘉興。一來因是俗有滿月回門之例。二來就好便道入都。

也。夫妻兩箇來到誠齋衙內拜了丈人丈母。又與蘇日相見。蘇日欲執師生之禮。儒珍不肯道。昔日雖是師生。今日已成郎舅。豈敢復受此禮。蘇日道。一日爲師。終身是父。況受業年餘。豈敢以郎舅爲藉口。而廢弟子之道耶。誠齋笑道。吾兒之論。雖是。但在姊丈何安。倒不如只常禮的脫洒些。蘇日因便作了四揖。儒珍回揖方罷。抬起頭來。忽見紅渠侍側。吃了一驚。却不好便問得。又不知是他不是他。又不知蔡小姐果死與否。心下驚疑不定。不覺的一雙眼對着紅渠。看得呆了。原來誠齋自妥了瑤枝姻事。杭州回來。若蘭已將自己行踪從實向誠齋說了。誠齋方曉儒珍卽係伊夫。其志卽係伊父。當下儒珍到來。再着紅渠在外識認。見儒珍果然看得有因。因笑向道。賢督莫非認得此女麼。儒珍道。實係有些。

面善。但不知他可正喚紅渠。紅渠見說不等
誠齋回言。便上前道。原來果是王相公。倒還
認得我。叫紅渠。小姐爲了相公。吃盡千辛萬
苦。相公倒大小登科。好不飛揚。自得進覲。太
忘情了些。儒珍見果是紅渠。不勝驚喜。亦無
暇分辨。並非自己忘情的話。只忙問如今小
姐那里。你却緣何在此。紅渠因將小姐不肯
改嫁。男粧逃出。偶遇蘇爺。招贅作婿。後被識
破。認爲繼女之事。細細述了一遍。儒珍大喜
道。原來如此。但我只道小姐盡節江心。故蒙
蘇爺不棄。更結絲羅。既是小姐在此。何不早
將真情說與蘇爺。便省一番周折。今却奈何。
誠齋道。賢婿不必躊躇。可俟二女這理相見。
少不得有箇商量。紅渠因便入內。一五一十
的與若蘭說知。時馨如正和若蘭瑤枝相見。
了在那里坐談。忽聞紅渠之言。方曉儒珍却

就是若蘭的丈夫。不勝驚異。因笑道。再不想令妹夫就是家姊丈。造化弄人。可稱奇絕。今既如此。姊姊可同出見。若蘭心下又喜又怒。喜的是喜。果然是他。又得高中解元。也不枉自己一番苦志。怒的是怒。他薄倖。頓忘昔日之言。而作馨如之壻。因不肯出見。道彼自在外。與我無干。却去見他。怎的。馨如道。姊姊之言。誤矣。且請教姊姊。那矢志守節。所守誰耶。

今得重逢。真乃莫大之慶。豈以小妹之故。遂慍而不出乎。瑤枝也再三相勸。若蘭雖是心中含忿。然亦渴欲一見。表白自己苦志。又見誠齋連差侍女來催。只得同馨如出到中堂。儒珍一見。如獲奇珍。也不顧衆人在旁。便欲上前剖訴衷腸。只見若蘭玉容含怨道。君今富貴。豈復知有屢屢耶。薄情郎更欲何爲哉。說罷。悽然掩面而泣。馨如勸道。王生薄倖。有

負姊姊苦志固該切責。但念彼只悞謂姊姊玉碎珠沉。故關雎另咏。今姊姊既紅絲先繫。姊當附列小星。虛正室之位。相待何如。儒珍道。蒙小姐虛懷自下。卑人解體難酬。但豈敢以正次相別。惟仍其姊妹舊稱耳。誠齋道吾兒之意甚賢。賢壻之論尤正。蘭兒亦不必再煩惱矣。若蘭道雖蒙大人嚴諭。賢妹雅懷。但兒所守者節與義耳。豈爲此薄倖人乎。今惟苦守節義。以盡餘生。以謝王門。豈更復作夫婦之想。願賢妹自理瑟琴。愚姊今此一見已畢三年苦志。明日卽當祝髮空門。向慈雲大士稽首耳。儒珍見若蘭負氣不下。竟欲削髮爲尼。急得幾乎下跪。再三請罪。道實非卑人薄倖。敢負小姐貞心。此一點血誠。惟天可表。卽今螟蛉於蔡。認岳作父。亦由感念小姐之情。而欲慰其暮景。乃小姐固執厥心。至以空

門自矢豈不辜蘇太山三年鞠育與蘇小姐
一片美情而卑人亦豈復有琴瑟之樂惟有
碎首階前以釋小姐之怨而已。誠齋見說怒
道賢壻竟欲以父母遺體報妻子私情獨不
念爲名教罪人耶。卽蘭兒值此顛連雖亦不
無氣苦然幸得重逢終宜歡合若只是煩煩
惱惱亦可謂不成意思極矣。當下蘇夫人與
馨如勸了若蘭入內誠齋自囑儒珍準備會
場後畢姻又寫書寄知其志其志卽日來到
嘉興父女重逢悲喜交集其志又謝了誠齋
撫養之恩因儒珍已繼爲子不便接取若蘭
回家仍留在蘇衙出嫁正是

牡丹權且寄春光 捷報泥金再洞房
不是一番寒徹骨 梅花怎得便馨香

且說儒珍在誠齋署內耽擱了幾日卽便起
身入都會試因與秋濛有約在蘇州又盤桓

了兩天。候得秋遊到來。并船同走。在路上儒
珍說起若蘭之事。秋遊不勝嘆異。一路飢餐
渴飲。不覺度過殘冬。直至燈後到京。尋了下
處。畧將書史溫習。試期入場。俱各得意。天門
榜放。儒珍得中經魁。秋遊占了會元。兩箇不
勝之喜。到得殿試。儒珍中了榜眼。秋遊又是
探花。應制俱入翰林。兩箇便連名告假。回籍
完姻。天子喜二人少年美雋。俱寵賜金蓮寶
炬。宮花綵緞。還鄉畢姻。儒珍秋遊謝了恩。賚
賜離京不日抵家。各自打點花燭之事。其時
誠齋亦因年老無意宦遊。業已致仕。誠齋因
愛武林山水。便欲遷居西湖。奈無得意之所。
其志聞知。卽將埋劍園住宅。謹具奉申。過來
誠齋大喜。因舉家遷住杭州。到得吉期。打點
二女。于歸。儒珍與秋遊同日花燭。都是單純
來爲媒。弄得兩頭忙亂。因奉天子恩賜完姻。

果然十分榮耀。儒珍與若蘭在洞房之中。訴說昔時顛沛。今得歡逢。一刻春宵。真乃千恩百愛。次日起身。與馨如見了禮。一同出堂。拜見其志家。宴團圓。十分快樂。若蘭因感嬌綃。紅渠之義。勸其志將嬌綃認作繼女。仍送秋遊爲妾。又勸儒珍將紅渠收作通房。儒珍又將馨如從嫁柳枝。配與墨童。果然合門稱慶。各各快樂不提。再說秋遊與瑤枝諧了花燭。

迎入洞房。揭去方巾。彼此覷面。俱各暗喜。是月樓一面之緣得遂。秋遊因細閱瑤枝芳容。果是十分美麗。雖和那妖魅有些相似。却另具一種溫雅之姿。迥然各別。心下好不喜暢。那時攜手入韓。真箇是才子佳人天然配偶。到了次夕家宴。馮吉星夫婦在席。見禮認得瑤枝容貌。定然就是昔年伏闕上書的夏小姐。因笑問道。賢甥媳合尊。莫非是夏英老年

兄麼。瑤枝見問，抬頭一看，方知就是馮吉星夫婦。忙歛衽拜謝道：「原來是馮大人。昔在都中，深荷大人之恩，使先君奇寃得白，靈柩得歸。至今啣感不已。吉星笑稱不敢。秋蓬見說茫然不解，因叩其詳。吉星便將瑤枝昔年之事敘述了一遍。秋蓬聽畢，驚喜道：「既是如此，則仁和夏元虛乃合兄矣。但彼時聞夫人已點選入宮，却如何又得繼在蘇太山之女耶？」

瑤枝因將金山遇風覆舟、蒙誠齋撈救認女之事細訴一番。秋蓬笑道：「夫人既就是夏小姐，我有一物，不知夫人還認得否。說罷，去書房內取來，遞與瑤枝。瑤枝接在手中，却是柄金扇，展開一看，認得是自己做的紅梅詩。曾記在湖亭失去，原來却被他拾得。因微笑道：「此乃賤妾故扇，怎麼不認得？」秋蓬方知果卽湖亭所遇美人，滿心奇快，不覺哈哈大笑道：

此段姻緣雖蒙蘇太山俯就追憶拾扇之時固已天緣湊合真乃奇事也吉星問其原由狄遴將昔年湖上相逢偶拾此扇無處訪問後知係元虛合妹奈有儒珍之事爲阻又隨遭點選一變自分決無今日不想終得遂願的話說了一遍道這柄詩扇豈非便是赤繩耶吉星夫婦和陳夫人俱稱異不已正是

憶昔湖亭相遇時。拾來金扇有新詩。

而今幸遂于飛願。紅葉爲媒信有之。再說蘇誠齋自從遷入堦劍園果然占着山水勝處十分得意因又與蔡其志馮吉星畢純來結爲香山老友看山玩水飲酒賦詩領畧那林泉樂趣光陰迅速儒珍秋遴畢姻後又早彌月誠齋設席園中接取三女回門又邀其志吉星純來并二壻同宴於文官閣內男女東西異席而飲十分歡樂正飲之間忽

管園的走入報道園外來兩個道人。一個道姑稱是老爺親戚欲要進見誠齋道我家那有什麼道人道姑的親戚你且去領他入來看管園的去不多時果然引了兩個道人。一個道姑進到筵前稽首誠齋抬頭看時早認得是侄兒紫宸。秋遜便又認得那道姑是水無聲却怪他與紫宸并夏元虛聚作一處當下大家相見了各叙濶衷共問三人得道之

由紫宸笑道水無聲係吾師天台道人之女原與秋兄有半載塵緣故於藕花居相聚後因緣盡遂得飛昇元虛夏兄向雖塵凡顛倒然亦名在丹臺祇因根基稍淺致為氣稟物欲之所拘蔽而遭種種窘辱。迨後金山遇盜半夜落水所以不死者亦由仙緣之故使得飄流海外暫託賊營而賊渠萬斛珠則又為其故舊後貧道出師定海斛珠因敗自刎元

虛倡衆投降。正當奏凱還轅。忽蒙吾師到來。點化。因而一同入山。共參長生之訣。今聞王陳二兄與舍妹等聯姻歡宴。故爾特來慶賀。誠齋與衆俱各驚異。因喚馨如瑤枝等都出來相見了。誠齋又問道。夏兄與侄兒等既已脩道。不知可用葷酒。紫宸道。仙家並不忌葷酒。只憑道念堅固而已。誠齋使命左右添設一席酒。殺紫宸與元虛無聲欣然入席飲次。

儒珍問道。向者秋遊所遇。不知是何妖物。却能作怪。乃爾若非吾兄遠寄那錦囊。則秋兄之命終爲所害。今雖驅除。不知潛形何處。紫宸道。弟等今日之來。雖云慶賀。兩兄亦因妖物潛形之故。蓋此妖乃卽此園中一古劍耳。此劍爲蔡老年伯令始祖所埋。此劍未埋之先。飲盡人頭熱血。常餐塞外風霜。於旣埋之後。又得龍脉之氣。山水精英團結加之。年深

歲久因而發出那一種弄色玉芙蓉來上吸
星月光華合就金水太陰至炁遂能幻化人
形因是秋兄情懷太重邪念所感故有此遇
若非小弟預知恐不免爲所殺衆人見說俱
各吐舌搖頭其志道紫兄之言良不誣也會
聞祖父相傳果有埋劍之事卽玉芙蓉一說
可証矣但今此花已萎多年而此劍豈尚在
園中耶紫宸道怎麼不在如不信時畧施小
法花便重開說罷離席而起袖中取出箇葫
蘆走下階去折一枝楊柳蘸着葫蘆內水洒
不幾點口裏噙一聲疾早見階前長出一叢
芙蓉頃刻枝繁葉茂須臾蕊發花開正是

法雨初沾瓊枝頓長花向藍田開出種
從瑤島飛來雖非國色却亦天香芳心
雅淡那須顏色相烘素質幽閒正自塵
埃不染習習風來每憶何郎傳粉遲遲

金花仙史
月影渾疑素女傳。香扶蘇亭榭。香迷燕
子玉樓春。掩映池塘。白驚蝴蝶。梨花夢
錯認。繁花獻媚。怎知一劍橫秋。

當下誠齋和儒珍秋澹等衆人。見那玉芙蓉
十分茂盛。正爾驚異。忽然花枝擺動。花叢內
走出一箇美麗女子。輕輕盈盈的來至筵前。
深深地道箇萬福。秋澹知卽所遇花妖。十分
害怕。紫宸回顧笑道。不妨。因喝令以舞侑觴。

那女子便輕翻彩袖。作霓裳之舞。漸舞漸繁。
舞得筵前一片五色飛揚。衆人暗暗喝采。只
見紫宸叫聲道。收那女子杳無踪影。惟有一
劍鏗然墜地。紫宸拾起道。此卽所埋之劍也。
衆人近前看時。果然好一口寶劍。光芒射目。
銛利殊常。上鐫小篆芙蓉二字。紫宸將劍笑
擲階前。霎時烏雲四合。雷雨冥冥。那劍化作
一龍卧地。頭角崢嶸。紫宸與元虛無聲叫聲。

列位珍重。我等從此逝矣。一齊跨上龍背騰空而起。直入霄漢。倏忽不見。天復清朗。霧散雲消。衆人俱各仰首稱嘆。再看那階下芙蓉也絕無踪跡。正是

葫蘆妙訣運元功。倏忽瓊葩色似空。

根底千年藏紫電。花開舊日玉芙蓉。

佳人才子應儀鳳。神女仙真共跨龍。

憶昔相逢三尺劍。維揚笑殺一帆風。

當下誠齋和其志等。免不得把舊事新情。大家談論一番。俱各咨嗟不日。誠齋因命三小姐進內。自己與其志等衆人。洗盞更酌。觥籌交錯。直飲至月轉花梢。玉山頽倒。方各散去。自此儒珍秋遊。各擁佳偶。在家歡樂。轉瞬之間。告假期滿。只得一同挈眷入都補官。宦途彼此得意。後來若蘭馨如各生一子。儒珍因將若蘭所出作蔡氏後。而自己得復姓歸宗。

錢在仙史
瑤枝生有二子。秋遴亦以其一承嗣。於夏雨
家俱各克紹箕裘。簪纓勿替。儒珍秋遴俱官
至尚書。同時告老回籍。優游林下。朝夕過從。
其年值儒珍若蘭八十。雙壽大宴賓客。秋遴
齒爵居尊。推爲首席。儒珍自出相陪。飲酒之
次。紫宸與元虛無聲。賞了冰桃雪藕。玉液瓊
漿。也來上壽。却還是羣英社。藕花居時。少年
面目。儒珍秋遴因求其度世之法。紫宸取出
金丹五粒。合與三夫人各吞其一。後來兩家
老夫婦。同日無疾坐化。空中隱隱如聞仙樂
共傳爲尸解云。正是

桃花片片落魚池。滿眼春光是此時。

人事那隨義馭駢。願從仙侶乞靈芝。

評云。文字於收束處。最貴完密。最忌踈漏。
敘才子佳人。至得爲夫婦。固已畢乃事矣。
然使花妖之案。非有紫宸一番作用。則篇

首一道金光究何着落。而三仙已往。不復
重提。亦覺其太冷落。而有話張遺李之譏。
才子行文寧肯蹈此其細針密縷。有彌令
我擊節耳。



